

提起栗原小卷，稍许年长一些的国人没有几个不知道，她主演的两部日本电影《望乡》和《生死恋》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家喻户晓，成为国人一个时代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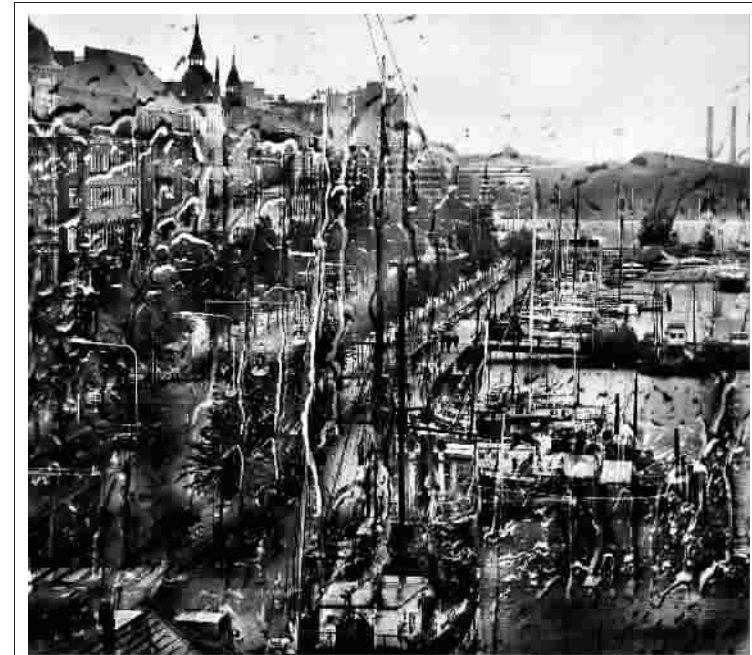
不久前，栗原小卷作为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副会长来上海访问。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实频道对这位上海人民的老朋友进行了采访。

1979年，栗原小卷随日本电影代表团访问中国，并带来了自己主演的影片《生死恋》，之前的1978年，栗原小卷主演的另一部影片《望乡》也已经在中国公映。

“《生死恋》和《望乡》是两部风格完全不同的影片，很高兴都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喜爱，这两部影片是我与中国缘分的开始，也是我非常重要作品。”栗原小卷在采访中这样说道。

“您，还记得我吗？”在采访现场，当刘广宁用当年《生死恋》中女主角夏子的这句台词向栗原小卷问候时，两位表演艺术家相拥致意。

著名配音表演艺术家刘广宁在《生死恋》中为栗原小卷扮演的夏子配音，她那独一无二的甜美嗓音以及高超的声音艺术，造就了影片中栗原小卷中文声音和其形象的高度完美统一。



抵达赫尔辛基，已是夜间九点多了，而天空依然蓝着，白云依然飘荡，真是名不虚传的“日不落”都城。这个濒临波罗的海的芬兰首都，市内的湖泊遍布街头巷尾，街上的建筑大多上了年纪，显得沉稳无华。石块石子构成的路面透着陈旧，电车轨道纵横交错，拖着小辫子的电车在笃悠悠地咣当咣当……

次日，不落的太阳不知落到哪里去了，绵绵不断地下起雨来。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我们是坐在车里，在慢慢行驶中隔窗观景。雨天看风景也另有韵味，看那雨水顺着车窗玻璃流下来，开始像断了线的珠子，渐渐地连成了条线。这点和线总在不

摄影

栗原小卷与上海

龚毅



纯正得令人惊讶，她说这是当年谢晋导演教的。

1991年，栗原小卷接受谢晋导演的邀请出演了由其执导、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影片《清凉寺钟声》，与濮存昕扮演在战争中失散的一对母子。栗原小卷回忆道，当时摄影棚就搭在上海电影制片厂里。在影片中的合作使栗原小卷与谢晋和濮存昕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谢晋导演真的是一位好导演，就是酒喝得多了些，对身体不太好。”提到濮存昕，栗原小卷笑咪咪地说：“濮存昕先生早已经贵为领导了，我们经常有机会见面的，不过每次见面时我还是像以前那样用中文称他为‘小濮’，因为我是他的‘妈妈’嘛。”

最近被两个片名搞晕了，一部是《在世界中心呼唤爱》，一部叫《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就觉得像在遥相致意一样，都可以拍个三部曲出来，片名就《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好了——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呼唤”的导演是“野蛮女友”的郭在容，“路过”据说有王家卫的加持，IP(Intellectual Property, 知识产权)更大，但是我都“路过”了，看的是《爵迹》。

《爵迹》也是大IP，荟萃的角儿也更多，范冰冰、吴亦凡、杨幂、陈学冬、郭采洁、陈伟霆……随便抽两个名字都可以担纲一部片子，现在在这里都只是个躯壳一样的符号，可见导演有多奢侈了。

作为一个看过全部《小时代》的热心观众，再次看到郭采洁和杨幂对撕，真的太容易出戏了（虽然傻白甜担当换成了陈学东）。林允的口条甚至还不如港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栗原小卷更多地出现在日本的戏剧舞台上，直到现在，尽管已经年过七十，但每年还会有一百多场的舞台演出。

巴金在其“文革”后的作品《随想录》的序言中曾写道，《随想录》是从两篇谈日本电影《望乡》的文章开始的，也讲到了在家中接待来访的日本演员栗原小卷。讲到巴老，栗原小卷的眼神一下子闪亮起来，她说在一下交流活动中经常会朗诵巴老《随想录》的片段，“回想起当年跟随千田是也和东山魁夷两位先生到巴老住处拜访巴老的情景，宛如梦想照进了现实，我在一旁聆听大师们



断地交换形状，变化无穷。像这幅定格的照片，街道一边的古典建筑、行道树若隐若现，街道另一边的湖水、船舶、桅杆含糊不清。

这使我想起了陈鹏举老师在教授古诗词写作时的一句话：“评论是把事情说清楚，诗是把事情说模糊。”是啊，诗模糊了，想象的空间开阔了，寓意也深邃了。景模糊了，视觉的空间好像也含蓄耐看，有些诗意了。这又使我想到，出门在外遇到风和日丽当然好，若碰到风吹雨打，只要我们少安毋躁，坦然面对，呈现在眼前的，一定都是好看风景！想想人生，何不如此！

七夕会

台演员清楚，也是让人没脾气。幸好阿拉是冲着吴亦凡去的（被贴上“梅格尼”的标签也在所不惜——“梅格尼”，吴亦凡粉丝名，源自他的口头禅“每个你”），就一路花痴脸地把两个小时刷完了（好吧最后是被保洁阿姨的大喊“没有彩蛋”赶出来的，现在坐等续集，看一千人如何解救那个名字老长的一等爵）。

剧情和调度当然有乱的地方，狮子和ashland看/听起来也像在和纳尼亚致敬，但是基本走向还是把握住了：成长+救人+深不可测的阴谋……这的确是一大盘棋，也是永恒的旋(tao)律(lu)，的确值得一唱三叹，拍前传或者番外都没有问题的。

而且重点是看CG(Computer Graphics, 电脑图形)，据



的交流，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那天，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锦江饭店为栗原小卷一行举行欢迎宴会。宴会临近结束时，栗原小卷不无感慨地说，很庆幸1979年自己能够有机会随日本电影代表团来中国，“如果没有当年那次来中国访问，也许就没有现在的我坐在这儿与你们交流了……”宴会后，栗原小卷坚持要在锦江饭店的花园中走一走，她说自己第一次来上海就是住在这儿，这里是她在上海最初的记忆，当年与赵丹、白杨等艺术家见面和交流也都是在这儿。她迈着轻快的步伐，甚至还带着芭蕾舞味的跳跃，整个背影一下年轻了，让人仿佛又看到了电影中夏子在网球场上那青春靓丽的身影，想必她的脑海中一定荡漾着那些美好的往事和记忆。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人们常说的认真，其实就是将全部身心沉浸于学习工作中，就是像工匠在研究一项工艺、艺术家在创作一件作品时的那种全神贯注、聚精会神、心无旁骛的状态。

孔子倡导“事思敬”，即做事要敬业、要严肃、要认真。毛泽东说，世界上的事就怕怕“认真”二字，共产党人最讲认真。对待本职工作，是得过且过、敷衍了事，还是刻苦钻研、有所作为，体现了两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完成一项任务，有人满足于60分过关万岁，有人追求100分尽善尽美。我们应该追求“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境界，时刻不忘自己的岗位职责、不忘上级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高标准完成工作。说了就算，定了就干，是一种优

说这是第一部国产全CG真人电影。在这一点上……怎么说呢，和刚刚在新加坡看过的《最终幻想15》实在差太远了，差到连wuli凡凡都难以拯救(wuli:韩语音译，我们我们的/我的)。

但是看到片头走了那么久久的各种投资方，就觉得千金买马骨也是值得的，这是属于next generation(下一代)的东西，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所有的经验教训就都冲着我们来好了。

CG是很烧钱的，《最终幻想》因为有游戏做底子，再加上好莱坞的套路，才勉强hold住了（撑住了，此处纯粹是个人觉得发音顺畅，不是爱英文）。真金白银砸出来的奢华的路线，真不是一般人驾驭得了的。

还好不是所有电影都那么烧钱。一样拍僵尸，《釜山行》和

近来偶得1961年5月所印线装上下册《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当时只印1500部，前后各有序跋，乃在胡适生前所印。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记得我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是在初中的时候。后来去了台湾读大学，大二那年我还特地去看听红楼梦，买了许多有关红学的书籍，如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潘重规的《红楼梦新解》、田于编的《红楼梦叙录》及胡适的《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再版精装本等。

这本以西式装订的再版甲戌本，与线装本对比，除了保留原书的排版外，更多了毛子水写的一序一跋，并加有胡适于1961年11月3日跋常州庄少甫为刘铨福子重所绘竹坞春雨楼藏书图，因这一部甲戌本曾为刘氏所藏。

胡适在序中提到了五个红楼梦的乾隆抄本，但他对第五本似无所知，云：“乾隆甲辰（1784）菊月梦觉主人序本，凡八十回。此本近年在山西出现，我未见。”其实这本甲辰脂砚斋评本，共八十回抄本，缺末页。首起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中浣菊月梦觉主人序，次列目录。目录前、正文前及中缝均题：“红楼梦”。正文每面九行，行二十一字。有双行夹评。这评本本为山西文物局旧藏，现归北京图书馆收藏。

同时在再版的甲戌本跋文中，毛子水提到了潘石禅（重规）先生，说石禅先生认为“甲戌本”第一页第一行的“多”和“红楼”三字，疑是胡适所补，后经毛子水询问胡氏哲嗣祖望，胡祖望便请蒋硕杰校对原书，最后确定此三字为胡补上的。从这小事可知潘先生读书非常细心，且对书法字迹笔势之掌握，无怪乎他对敦煌写本研究甚为透彻。

记得在大学一年级时，偶然会见到一位穿着整齐西装，身材稍丰腴的老师被一年轻人搀扶着，健步走向文学院大楼。后来我到国研所旁听红楼梦，才知道他便是鼎鼎大名的敦煌与红学专家——潘重规先生。那年潘先生88岁，所以先生上课是坐着的，他不翻书就

人贵有恒 恒则事成

陆雪

秀品质，也是干事创业的优良传统。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等无不是一心想着为群众办实事，抓住在任期间的分分秒秒，给自己定下目标，扎扎实实做好每一件事。他们的可贵之处，就是真干实干，不妄想、不虚谈、不务秀，咬定目标坚定前行。这种优秀品质和作风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学习、继承和发扬好这种品质和作风，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人贵有恒，恒则事成。一个人认真做好一件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

《末日之战》比起来，绝对的小成本。刚刚看了《首尔站》，画风也嘜，大叔大婶嘟嘟囔囔的生活气息也好浓，就觉得我如果要拍电影，故事就应该是那样进入的：

晚上经过延安路中运量的建设工地，看到有棵被遗弃的树苗（我司马姐后来说是鸭脚木，还有鹅掌柴、昆士兰伞等许多叫法，就觉得又涨姿势了），都走过马路了，纠结了一下还是折回去捡了，第二天带到公司，种在一个空花盆里……

是真的哦，我真的在空无一人的延安路高架底下捡了一棵树。那天还是国庆假期，朋友圈的人们不是在周游世界就是在看世界的路上。让我由衷地庆幸：

看看你们发的美图就好，从你们的全世界路过就好。

侃侃而谈，学问真好，难怪他的业师黄侃特别器重他，在1929年底到上海为其师章太炎62岁生日祝寿时，还带潘先生同住。当时太炎与潘先生论学甚为激赏，故为潘先生易名重规，以比美唐之李百药。后来他的老师黄侃则为其易字襄善，且用铁线大字书“重规襄善”，并跋数语记其事以赠之。

由于潘先生年纪大了，板书就并不多写。从前汪中先生曾对我谈及：“潘老师的字非常好看，可能他常年研究敦煌写经，故他的字非常神似敦煌写经字体。因他很少写字送人，所以当年有人开玩笑说，等潘老师下课时，把黑板搬回家去。”

这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在1996年，我写了一封信给潘先生，向他乞求法书，不久，先生用篆书写了一副对联“康成阶下多书带，董子篇中有玉杯”寄我，真教我喜出望外。上联：康成，为东汉时郑玄的字。刘昭注引《三齐记》曰：“郑玄教授不其山，山下草如薤，叶长尺余许，坚韧异常。时人名作‘康成书带’。”盖因郑玄曾取以束书，故名。下联：董子，为西汉的董仲舒。《汉书·董仲舒传》：“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奏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今其《春秋繁露》卷一有《玉杯》篇。潘先生并附一信给我，云：“国威仁弟足下：顷获手书，属书联语，规年届九十，久废笔墨，勉书一联聊报雅属。规着红楼梦新解之后，三民书店续为印行红楼梦新辨、红学六十年、红学论集、红学血泪史四册，未知香港有出售否？勿复。即颂着祺八十五年十月六日潘重规启”

而在2000年时，周策纵先生自美国来函，托请我代向潘先生问好，我旋即去信问安，未几潘先生寄来两册签名诗词册，其一幅代聘寄周先生。这诗词册是台湾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大学及东吴大学三校中文系为庆祝先生九十大寿时所印的。由于先生年近期颐，已甚少会客，加上我毕业后忙于工作，致先生病逝亦未得再一见，每念及此深感岁月之不居！

子都认真做好每件事。如果把实现中国梦比作“大海”，那么，每个人的每一项工作就是这个大海中的一粒粒“水滴”。我们完成了一次工作，做好了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大海中增添了新的“水滴”。只有凝聚无数这样的“水滴”，才能最终汇成中国梦的“大海”。

行源于心，力源于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们要干成一番事业，既需胸怀理想，又要从现在开始，从当下做起，说到做到、力争做好，真正地把每一项工作、每一件事情都做到位。绳锯木断，水滴石穿，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唯有如此，明天才会更加美好。

